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左傳屬事卷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芬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瓆

謄録貢生臣湯安泰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左傳屬事卷六

明 傅遜 撰

伯

楚靈王之亂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遂會于虢　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

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聘鄭餘見子產相國會號事見上卷令尹圍也大明詩大雅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令尹特稱以自光大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尹安之習而安焉也詩小雅褒姒幽王后幽王惑之而行不義遂至滅亡言雖赫赫彊盛不義足以滅之以為道習不義以為道當爾也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　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　十一月己酉公

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餘見靈王之篡楚靈王即位薳罷為令尹薳啓彊為太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圍即位易名熊虔後謚靈王郟敖圍所弑王也名麇楚人謂未成君為敖葬于郟故謂郟敖行器會備也子產策其先定內而後能事外故必數年

三年秋七月鄭罕虎如晉　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

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茍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茍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猜疑也有心有事晉心何辱命不須告也餘見晉失諸侯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吉日詩小雅宣王田獵之詩楚王欲與鄭伯共田故賦之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書傳云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今湖廣德安府有雲夢縣蓋江北之夢或曰巴丘湖江南之夢

岳州青草湖一名巴丘洞與洞庭等湖疑皆其地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茍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始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

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弃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

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
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
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
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
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
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
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
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産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

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靈王侈心欲合諸侯而求之晉止許鄭之君以待不易言難也以難故欲得諸侯謀事補闕晉無虞借威寵以致之司馬侯字女叔齊殆危也東岳岱山在今山東泰安州西岳華山在今陝西華陰縣南岳衡山在今湖廣

衡山縣北岳恒山在今北直隸曲陽縣三塗亦山在今河南嵩縣一云三險道一太行連亘陝西山西河南一轘轅在河南鞏縣一崤澠在河南府連陝西太室中岳嵩高山與陽城俱在河南登封縣荆山在湖廣南漳縣中南在陝西西安府冀北今宣府大同等處亨通也通於幽明宇國四垂釁請舋蓋遺時并命者少安稍自懷安多求貪也如一晉楚同也所及楚威力所及也子産又因問而以逞欲違衆為王戒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於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

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産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産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産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

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汏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汏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汏而愎諫不過十年左

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諸侯皆至四國不至如子產言椒舉欲王慎禮稱古王公之盛者以為王法鈞臺在今河南鈞州景亳在河南歸德州武王伐紂誓師孟津在河南孟津縣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在今陝西岐山縣酆宮在陝西鄠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王會諸侯於塗山在今鳳陽府懷遠縣薦聞以所聞者薦之謙言未行其禮六儀宋公爵故獻公禮薦守以所守薦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規過規正會禮之失二子所獻六禮舉所未見無以知其失而規之諸侯既會宋太子佐方至適王獵楚武城必有先君之廟故田獵以祭祭用幣畢瘞之故云墮幣侯祭畢而見也恨其後至托此以辭六王二公即舉所稱者仍緡皆國黎夷國也愎很也汏忕同遠則被其善惡者衆故興弃由之秋七月楚子以諸

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壁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

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
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鬭韋龜與公
子弃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
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
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冬吳伐楚入棘櫟
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箴尹宜咎城
鍾離薳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
罷賴之師既會諸侯復以之伐吳鄭伯久於楚宋太子不得見故先遣之而以其臣從師慶封弒君

奔吳見齊崔慶之亂朱方吳邑今南直隸丹徒縣慶所封中軍王所將頻小國在今河南息縣鄎楚邑無宇言王動如其志至築城外境諸侯無與爭王將縱其心而民不得安居不堪其勞役而禍亂作矣棘在今河南永城縣境舊有棘城櫟麻在河南新蔡縣境舊有櫟亭皆楚東鄙邑夏汭漢水曲入江即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東南以絕其後宜咎陳大夫以二慶之亂奔楚然丹鄭子革以絕門之亂奔楚鍾離今南直隸鳳陽府有鍾離城巢今南直隸巢縣有巢城州來今為南直隸壽州三城皆以備吳東國即頻所國也彭生楚大夫罷弃龜之師不為城也

五年春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氾勞屈

生于蒐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生屈建子氾蒐氏皆鄭地今河南尉氏縣有蒐氏城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索氏太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

他令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覜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

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

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辭不敢見禮也索氏鄭地今河南滎陽縣境有大小索城太叔恐靈

王無道辱晉使故以戒叔向向言有以禦之信無詐二禮有節文無不復事皆可復行不失儀無曲從不失威不妄敬道通其意奉無所失考博考之古以知其變度度令之勢以審其宜閽刖足使守門司宮加宮刑也靈王果欲以此辱晉賴啓彊切諫而止朝聘皆以珪為信周禮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朝覲於王諸侯相見同之聘用圭璧其飾與君同其長各降君一等是圭璧兼用而獨言珪者據公侯伯言之也享頫朝聘之禮使執玉以授主國之君乃行享禮獻國之所有享獻也頫見也案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玄云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餘以次降此言璋者據上公享后言之述職諸侯朝天子巡功天子適諸侯朝聘之禮有設机進爵之時朝禮雖亡而聘禮有其畧也聘義曰賓明而始行日幾中而後成禮非彊有力者弗能行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是務在行

禮不倚几不飲爵也宴飲以貨為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熟肉為飧陪加也加禺所以厚殷勤賓至逆勞之於郊去則贈之以貨賄此皆至禮也國家之興以得此道敗以失此道也又言晉楚相爭每以恃勝無備故敗今果何以為備且天下之怨誰復有重於此者須有人以為之備麋犀也薦進也晉之事楚固已恭而國更多材又皆富彊趙成等五卿為起之下祁午等八大夫為肸之下皆極一時之選襄既為公族而起之子須雖幼巳任出使箕襄等五人皆韓族見其族之盛七邑皆成縣賦百乘見其邑之大羊舌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亦非弱小石叔向子食我與須同報父仇用其十家九縣之衆應有長轂九百乘其餘居守者尚有四千乘伯華善謀荀魏善兵發其武勇怨毒以報楚必無以當之是失婣好以易仇怨徒使羣臣往與之禽獲耳前韓氏七羊舌氏四言十家羣大數也羊舌四家共二縣故但言彊家長轂戎車王既自知過又以叔向多智與韓

子皆厚禮焉圉河南杞縣有圉城未復命故辭勞

六年夏六月楚公子弃疾如晉報韓子也　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弃疾如晉過鄭事見平王得國辟邪也衷正也詩小雅言上教下效書逸書無寧寧也○

秋九月楚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

吳人敗其師於房鍾此豫章在江北非今江南豫章乾谿楚東境在今南直隸亳縣境房鍾詳見吳通上國　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七年春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

喪孫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

如楚章華臺本在荆州華容縣華容已改監利岳州華容亦有章華臺蓋後擬為之宮室始成而祭之曰落欲與諸侯偕以侈誇也啓彊以前盟蜀事召魯公衡父質楚故曰照臨質而二國和好故曰鎮撫曰輯寧致宗祧重其事也日往日或無日字疑衍四王共康郟敖靈也衡父逃歸楚好遂絶故曰嘉惠未至欲使魯君親臨不敢望如蜀以質子問行期以下蓋以楚子將親將伐魯問魯君會師之期而婉言之魯懼聽命祖祭道神餘見孔子相魯

夏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新臺章華臺鬣鬚也長鬚

相以誇魯侯大屈弓名為宴好之賜備三鄰言齊晉越將代魯取之傳言靈王無信

八年 陳 哀公有廢疾三月 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哀公縊 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 冬十一月滅陳 時哀公愛少子留欲廢太子偃師而立之以屬招與過故二人殺偃師而立留哀公復憂悼而自殺孫吳偃師之子俱詳見楚滅陳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

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許本國于今河南許州成十五年遷于葉葉今河南葉縣此又遷之於城父而益之以田城父今南直隸亳縣又遷城父民於陳而益以濮田仍以方城外民實許許葉也傳言靈王使民不安

十一年春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

月丙申楚子伏甲而享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

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景王周王甚弘周大夫襄三十年蔡靈侯般弒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十三年復在豕韋故知蔡凶蔡近楚故知楚將有之然無德而享大利所以壅積其惡靈王弒立之年歲在大梁至昭十三年復在大梁故知楚凶蓋美惡周必復二國皆以此推之蔡近楚大國故常慼其不順從慼慼同獲罪謂弒父不能不德於民也金木水火土五者天將用之必使之長茂以盡其力至於敝而後為用則其物力已竭故無拯而不可沒振沒振沒而復振也時晉衰不能救亡國徒委之天使其自斃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

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徳天將弃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荀吴能以不救蔡為恥韓起素無遠畧徒使請之楚而已物無親猶言物情不附厥慭地舊闕盈盈楚惡也狐父晉大夫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隱太子靈公子名有蔡侯廬之父殺之為

牲以祭岡山之神岡山舊關今上蔡縣有蔡岡疑即此

楚子城陳蔡不羮使弃疾為蔡公不羮河南襄城縣東南舊有不羮城又定陵西北有不羮亭定陵未有考餘詳見平王得國

十二年冬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爕父禽父竝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

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羮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

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剥圭以為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没於祗宫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

其馬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靈王務勝不已復身帥大衆以出而內無重臣居守遂亂潁尾河南潁上縣蕩侯等楚五大夫徐吳與國故圍之以偪吳復陶秦所遺羽衣被帔同以翠羽為飾豹舄以豹皮為履執鞭以出號令也析父楚大夫子革鄭丹字夕暮見去冠舍鞭以敬大臣熊繹楚始封君呂伋齊丁公年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子禽父即伯禽分珍寶器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故供於

周者微不與四國同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以昆吾為伯父昆吾常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四國陳蔡二不羮也劉炫據楚語陳蔡與不羮為三國止有一不羮古四字積畫以成此云四蓋三之誤疑是子革雖俱順焉以荅中亦微含諷意鏚斧也柲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而請制度之命如響譏其順王如響應聲無匡弼之忠子革以已喻鋒刃將摩厲以斬王之淫慝倚相楚史官名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或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為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為五典八卦之說為八索九州之志為九丘穆周穆王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賦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而言此詩逸一云祈招詩名猶微招角招也愔愔安和貌式用昭明也仰以王之德度珍重如金玉念民力一出於其形非約以節之恐傷若飲食僅適於用無期其醉飽也王深感子革之言不能勝其欲以底難傳引仲尼言以傷之○竊

謂虔事至此禍機已將齊發矣雖自克亦奚捄乎且克己復禮豈虔所能而夫子乃以望之哉

十三年春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羮許葉之師　以入楚　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

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　丙辰弃疾即位

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告之使叛王劓截鼻也訾梁楚地尚庶幾區區小天下也以上俱節詳見楚平王得國　楚

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許胡沈小國道房申故國楚滅之為邑胡南直隷潁州有胡城房河南遂平縣有吳房城荆荆山在湖廣南漳縣西北八十里廬蔡平侯吳陳惠侯禮安民定國之禮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陰城在湖廣穀城縣北郟河南郟縣遷陰城郟皆僅自完　自後晉楚俱衰俱不復爭衡矣

晉失諸侯

襄公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禮諸侯絶期故以鄰國責之母子一體焉有母喪之而子不撤樂者不以母子言而舉鄰國非情矣

二十九年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太叔與伯石往子太叔見太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弃

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平公不能尊周綏諸侯徒私厚毋家為時所譏治理其地脩其城知悼子名盈孟孝伯名羯子太叔名吉伯石名印文子名儀周宗諸姬也夏肄杞也斬而復生曰肄屏城也詩小雅言王者協和近親則昏姻甚歸附云猶旋旋歸之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

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絶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治杞田使魯歸其所侵也女叔侯名齊夫人謂齊取貨於魯歸杞田不盡先君不尚取齊於地下治之乎叔侯以晉滅諸國以致大魯侵杞不必治且杞用夷禮魯以懿親而事晉晉盡恭何使魯歸杞侵田之有先君當取治夫人何用取我

三十年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

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

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辯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悼夫人以城其自出故畢而食其城者輿衆也疑年疑其年而使之言正月夏正月老人自始生至今凡得甲子如此季末也末至今日也凡六甲六十日自甲子甲戌至癸未凡二十日故

云三之一吏皆不知故問於朝師曠記是年古事而知其年之數史趙以亥字當其日之數士文伯以長歷推之而定其日之數趙孟問知其為已屬而謝不能用使為復陶主君衣服又兼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以輿尉役孫老而廢之此季武所稱多君子未可以薄晉者古亥字二畫在上三人在下故以二為首以六為身下其二得二萬如身謂以三人為三六如其三六得六千六百六旬下猶置也如猶依也因亥畫似算位故假之以為言而下如二字亦用算法之文使積之局以成其數屬所分掌也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

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會會澶淵也偷苟且也韓子名起樹善預植善根雖讒不害秋九月己亥孟孝

伯卒

昭公元年秋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

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

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巳四姬有省猶可

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平公久疾故卜實沈臺駘見于卜兆祟神禍子產以博識聞故因問之高辛帝嚳也曠林地閼商丘宋地大夏晉陽遷徙封之辰東方蒼龍宿參西方白虎宿主主其祀從其分野也商人湯先相土唐人堯後劉累等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因因其國而脩其祀叔虞唐季世之君邑姜武王妃懷娠曰震太叔成王弟帝天以唐君之名名之既封于唐為晉侯故參為晉祀實沈其神也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為之長昧二子惟臺駘能纂昧之職宣通也汾洮二水立障陂之使順也太原即晉陽臺駘居之帝顓頊沈姒蓐黃四國臺駘之後為晉所滅晉宜脩其祀周禮四曰禜祭為營攢用幣以祈福祥山川屬地故地氣有乖則禜之若臺駘者日星天象故天澤不時則禜之若實沈

者然二神雖為晉祀而不能為君疾君身自以失養致病蓋形神不可太勞尤不可太逸故君子以三時勞其身而以一時自養所以節適宣暢其氣不使之壅閉而不通湫底而集滯以致於羸瘠而疲憊是露也形神相依形弱則神亦衰故心不精爽百度昏亂今一於淫樂視日猶夜則氣不宣節而疾也又同姓相與先美矣美極則惡生故內官不及買妾必卜以遠同姓也與别四時為二皆古所慎今君既壹之又有四姬犯是二戒矣若於四姬接御稀省猶可否則淫寵過度必疾也內官嬪御殖長也○叔向讓善似矣晉侯稱博物而不知為其身之藥石也惜哉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

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

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禄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秦多産良醫故晉求之和醫名蠱惑疾公非蠱而惑於女喪其志如蠱也良臣不能

匡救將死而不為天所祐和以樂喻色之宜節樂有五聲宮商角徵羽其相生大小之次皆有節焉先王所以成樂而用之以節百事其遲速本末皆有倫序以及於中五聲固本以黃鍾為宮然還相為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為宮宮必為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為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是為五降五降得其節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而可彈若自五降而後則非復正音如鄭衛之樂君子弗聽故不容彈周禮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光武使桓譚鼓琴而好其煩聲宋弘所惡者亦是也凡事皆如樂不可失節而至於煩煩而不舍必至疾矣君子琴瑟不去身者使為心之儀節動不過度豈以慆慢其心志哉天有陰陽風雨晦明六氣而五行實運於其中故降之而為味五金辛木酸水鹹火苦土甘發之而為色五辛白酸青鹹黑苦赤甘黃徵之而為聲五白商青角黑羽赤

徵黃宮五味五色五聲皆所以養生而不可過淫淫則六疾生焉蓋天以六氣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各得其節五行有所過則各以其類而為菑人稟其氣以生亦如之氣恒和平則無疾如陰淫其疾寒為中寒等症陽淫其疾熱為喘渴等症風淫其疾在末末四肢也為緩急等症雨淫其疾在腹為洩注等症晦夜也宴寢過節則心惑亂明晝也思慮煩多則心勞生疾女陰也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為陽道在夜故時為晦淫於女則火熾於內心喪其神而為內熱惑蠱之疾所謂陽淫晦淫也淫不節不時也其云良臣趙孟也不能改於君德實當其咎溺沉沒也文字也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為蠱穀積久變為飛蟲亦名曰蠱易巽下艮上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是山木得風而落三者皆同類物類也○和之論通於天人之秘性命之微其關於君德治道非細也而晉之君臣視之平平焉其魄亡矣

十二月趙孟卒 餘見

卷上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宣子名起公即位故來聘代趙武為政雖盟主而脩好同盟故曰禮餘見卿族廢興）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須宣子之子逆女逆少姜別立號以寵異之曰少齊須公族大夫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故如此逆其班列以為敬猶以為罪執之使有所易則人將忿憾而為亂中都晉邑今山西介休縣有中都城）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

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

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

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

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

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

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問之祿榮祿也詩大雅秋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

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

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晉侯過寵少姜其卒也聲動諸侯故魯公往弔將渡河而北又以私煩為嫌而辭之致服致襚服前執無宇猶未釋故叔向言之貪過多也言使不共果在齊亦非使人之罪頗不平辭謂請陳無宇之辭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

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太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少姜卒鄭使卿弔且送葬而趯晉大夫甚過禮也王制歲聘閒

朝文襄朝聘之令較之為簡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晉喪制較之為過數列也禮之列於適繼室復薦女數等殺也火心星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君子後譏其不為國隱也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弃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

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内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時晉雖失德猶强齊以寵其女爲國幸而復請之繼適嫡生也言姑姊非嫡也若而人不敢譽也董督振整也嬪嬙内官時晉以適夫人之禮喪少姜復以夫人之禮繼之餘見卿族廢興田氏傾齊

夏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

齊而逺其寵寵將來乎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張趯使謂太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太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糞字子尾擅寵於齊公子公女寵謂子尾言逺子尾則齊不歸糞治也虎字子皮餘見靈王之亂賤非上卿也孟張趯字庶幾或如趯言

七年三月公如楚夏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

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為杞取成前女叔侯不盡歸杞田今晉恨公如楚故復治成孟氏邑本杞田謝息孟氏家臣挈缾汲者喻小智為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夫子謂孟僖子從公于楚吾子謂季孫亦將疑我不忠閒晉侯晉閒隙也桃邑萊柞二山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

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宫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宫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宫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晉將衰有妖石而能人言魏榆晉地馮焉或有鬼神馮附于石

性命也虒祁去絳西四十里臨汾水今山西曲沃縣境有虒祁宮子野師曠字詩小雅謂哀不能言者其言非不從舌以出但僭而不信自病其躬哿嘉也嘉能言者雖非正言而順敘以聽自處安逸叔向以師曠緣問如流以轉終歸于諫故比以巧言與今說詩者大異蓋深病晉侯崇侈而莫能諫故美曠如此

四月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蒙欺也可弔以崇侈晉將衰也

十年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詳見魯與邾莒之怨 ○戊子晉平公

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宫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餘見子產相國

十二年夏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鄭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

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晉昭公立故諸侯偕朝慭魯大夫時鄭簡公甍未終喪故辭享晉許之以順孝子之情如淮如坻如澠如陵皆狀其富伯瑕士文伯也言中壺不足為儁異何用言之以自取其弱我之言穆子言晉武勇不異於昔齊將何所為乎公孫傁齊大夫見主賓怯懼故以君出

十三年夏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 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羮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

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厎信君茍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

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弃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

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
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
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
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
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
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弃周
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
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

斗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弃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閒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

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子服湫從晉平藉累世之盛築虒祁宮過侈朝而見馬者皆心賤之而貳昭公嗣世又不務德綏之叔向徒欲以威服馬四千乘三十萬人鮒叔向弟攝兼官平丘衛地今河南陳留縣有平丘城幄幙軍旅之帳如之亦九張也言子產適宜太叔從善淫縱也鮒

欲使衛患芻蕘而致賂屠伯衛大夫守下猶言庇下請請止之受奚示不逆反錦廉也將及及於禍未退而禁速也晉慮齊不受盟劉獻公以王卿士之重欲佐晉討齊齊復托用命以拒向舉王制歸於盟之不可已以要之國家百事舉而後興事須業而經常可守業須禮而次序可行禮須威而恭敬有度威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信義不著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則百事不成而國家敗矣故王制歲聘以識其職業三年而一朝以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為講禮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為示威十二年而一盟以昭信義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嶽之下於好聘也於等朝也於衆會也於神盟也晉禮晉守先王之禮齊懺齊盟之懺牲求終恐如前云不終也叔向雖不以德命亦頗據禮其詞彊故齊懼而聽命閒隙也旆大將之旗先日惟建干旌不曳其旆次日復旆示將欲戰以恐之魯昭即位與邾通好雖取莒鄆鄆取鄆

已從免於會惟取鄅一事二國云朝夕伐又云不共晉貢皆魯故所謂讒慝弘多也蠻夷邾莒也儥仆也晉以牛自諭以豚諭魯南蒯子仲皆魯臣方内叛為魯憂故晉因以為魯閒事見陪臣交叛邾莒杞鄫近魯素有怨鄫雖滅其民猶存併以懼魯不使與盟除除地為壇以會盟甲戌盟癸酉朝先朝後盟也外僕掌次舍大夫張張幄幙諸侯會盟者衆稍後則地盡而無所張見子產每事敏於太叔承貢賦之次貢制以列之尊卑為輕重列尊則地廣故貢多唯天子畿内職卑而貢重鄭在甸服之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故以為無藝爭之必直而後已行理使人通聘問者藝極皆准也瀆易也貳懷私偷苟且競爭競陵陵侮也何國不成國也餘詳見魯與邾莒之怨○時晉内衰矣外以兵衆脅齊擯魯自謂威能加人而子產獨窺見其微知其偷貳不足畏也使齊魯亦有臣如之晉威不早折哉吁叔向亦蓋倒施而逆行之耳

冬公如晉荀吳謂

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如晉請季孫有不好於和好有不順也景伯文伯子名彌牟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弃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名椒穆子荀吳謚私私與語瘳差也臣一主二

喻魯尚有齊楚也楚滅陳蔡見靈王之亂餘見魯與邾莒之怨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十五年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平丘公不與盟季孫得免故往謝之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猶以取郠故公為晉所執諱不書○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

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齊侮晉有代興之志故伐齊以始其事蒲隧徐地在今南直隷邳州西舊有蒲奴陂甲父古國山東金鄉縣舊有甲父亭徐人得其鼎兹以賂齊亢禦也詩小雅戾定也肄勞也言周舊為天下宗今乃衰滅亂無止息執政大夫離居異心無有念民勞者悼晉衰微其諸臣異心不能憂民之勞苦也○夏公至自晉詳見卿族廢興秋八月晉昭公卒頃公立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詳見卿族廢興

三十年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

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
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
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閒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
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
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
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
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
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

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子獻名舒晉既衰徽復不能以禮責諸侯故太叔有辭職貢常貢不虞意外之變若兵喪之類豈忘共命言不敢忘共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辦之耳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紼不獲數不得備使以充數厎致也明致小國不能具備之情靈王喪事見晉楚為成

定公三年冬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馬而請伐楚蔡侯以裘佩之故拘於楚三年故背楚請師于晉以伐楚詳見闔廬入郢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

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境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境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

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皡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

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

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

於盟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王命以討楚中山鮮虞也晉敗楚侵方城見平康爭伯○以是舉名義既正聲勢尤大竟以一賄捐之自是以後晉事不可為矣○祈羽為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鄭私有之晉借觀焉令賤人施之於旆以從會示卑鄭諸侯皆怒其蔑禮子行敬子衛大夫知晉政不衷非佗從行將取陵也難難得宜嘖爭讙煩亂也子魚佗字本太祝又從行是供二職也隷賤臣也祝守社稷國遷乃出師行先祓禱於社謂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鼙為釁鼓則祝奉社主以從若朝會唯師從君旅從卿耳晉已辭蔡不伐楚故佗云爾衛侯用二臣言故必以行至盟果有蔡先衛之議臯鼬在河南襄城縣境舊有城臯亭佗極陳先王封建同姓之義以折之云周初有天下周公以明德見親故封魯至重魯公伯禽也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交龍為旂周禮同姓以封璜美玉封父古諸侯繁弱其大弓六族皆商之大姓難服故使就周受周公之法制以供魯公之

職事皆重也敦槃類受黍稷器亦歃血器珠玉為飾祝
太祝宗宗人卜太卜史太史凡四官備官備具所用儀
物也典策史官書冊之典官司百官彝器常寶之器商
奄國名與四國流言或迸散在魯皆令即屬魯懷柔之
時惟遣伯禽之國故皆付伯禽曲阜本少皥之虛既康
叔封衛少帛雜色帛也周尚赤故雜色為少綪大赤取
染草名茷旆同通帛為旃析羽為旌皆大赤大呂鐘名
七族亦商之頑民畛塗所徑也畧界也武父衛北界圃
田鄭藪名有閻衛受朝宿邑蓋近京畿相土所受湯沐
邑王東巡守以助祭太山聃季周公弟司空授土陶叔
司徒授民康誥封康叔之誥殷虛朝歌也皆合魯衛也
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政疆理土地則以
周法索法也既唐叔封晉密須二國名闕鞏甲名姑洗
鐘名懷姓唐之餘民一姓為九宗者職官五正五官之
長殷時五官居唐地為貴姓因賜之唐誥封唐叔之誥
迸夏虛大夏即太原也因夏風俗開用其政太原近戎

而寒不與中國同故自以戎法文與成康無凡武王有凡伯邑考亦無分國此云伯唯以叔排伯長猶多亦甚詞甚毒也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導紂子武庚毒亂王室周公以王命殺管放蔡蔡放也後復以蔡之子胡為蔡侯言不與三國同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聃史記作鄭淵明作國又言昭大於穆而曹伯甸更小是歷觀先制皆不以年貴豈應獨反之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與子魚所徵載書不同未詳齊宋在鄭下豈周公宗盟異姓為後耶畧規畫也○竊謂先王用人以天下為慮固唯賢唯德矣然彝倫長幼之序天所命也豈得一不論哉周制於此必有以盡義其間者萇弘特奪於子魚之善詞而不之考歟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五年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歸魯歸之亟急也

六年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胥靡周地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為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之勝而獻其俘匡鄭地河南睢州城西有匡城餘見陽貨之亂○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

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宋自文公初伯首服事焉至此諸侯多二宋猶獨事之故祁以此言於君不得辭使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使祁立後而行溷祁子見於君立以為後也楯干櫓以楊木為之寅知范氏必怨將得禍故云賈禍而為國死後必得志獻子果以祁比趙氏譖而執之

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

侯從之乃盟于瑣晉伯兩世始能服衛數世始能服鄭今鄭叛而衛侯亦欲叛恐違衆故陰使齊執結以懼之瑣即沙鹹衛地北直隷開州有鹹城沙大名縣境舊有沙亭齊國夏伐我齊叛晉而魯猶事晉故也餘見陽虎之亂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侵齊報其伐攻門坐列見魯士無鬬志顏高魯人六鈞百八十

斤古稱重故以為異彊子鉏齊人獒仆也高雖偃仆尚射鉏令死言其多力善射殪死也顏息魯人中眉而言目謙以自矜冉猛亦魯人既先歸其兄會詐以殿誑衆皆見魯無軍政○二月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絶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弃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于太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獻子士鞅子梁樂祁太行山在今山西絳

縣東北州晉地○趙鞅心雖私而言實公也士鞅之言詐而很矣晉侯一不別馬其為君也虛矣○公侵齊攻廪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

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

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魯為晉再侵齊廩丘山東范縣有廩丘城郭郭也衛攻車馬褐馬衣毀毀其郭郤奔暫避主也陽州之役猛先歸故虎佯不見以必敗激之猛因逐廩丘人尋復自顛故虎又譏其非真勇苫越季氏臣獲焉獲其俘也名子陽州以自志其功齊伐我以報二侵故晉救我瓦衛地河南胙城縣舊有瓦亭獻子士鞅荀子趙鞅中行文子荀寅禮卿執羔大夫執鴈魯同之此見士鞅為政獨執羔始知執羔之尊晉師自瓦還就

衛地盟前年衛叛晉屬齊蔺子意欲因盟推辱之佗何晉二大夫盟禮畀者執牛耳尊者涖之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尊故請晉執之何以衛同晉屬邑不得從諸侯禮佗又捘衛侯之手上及捥故公怒具大夫貫進言無禮已甚不可受盟歸而共設詭謀以重激國人使怒必叛晉始已溫原晉邑捘捉持之也捥腕同拏臂交曲處信猶明也詬辱也卜嗣卜可嗣其位者

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九月師侵衛晉故也桓公周卿士六年鄭伐周闕外晉為周報之魯猶事晉故為侵衛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大心辭不往乃使巢子梁樂祁也餘見宋向魋

之亂○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絶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衞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衞侯曰可也衞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衞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衞雖小其君在焉未

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于衛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衛從齊故齊為之伐晉夷儀無存齊士父為娶婦乃以讓弟而欲立功於晉歸娶高國二貴族以自高及先登入城以後兵不繼鬬死雷門屋霤無存死

書彌繼之登城非衆所樂故書讓衆使後而已先登葦彌從之登恐書先下入城詐謂書讓衆而立於城左已讓衆而立於城右必衆盡登而同下書誤從彌言左行彌遂自先下亦讓也王猛亦齊人戰訖共止息猛以先登為已功書斂甲起將擊猛言曩與晉為難今又與猛為難猛不敢與爭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靳古人車四馬夾轅二馬謂服兩首齊其外二馬謂驂首差退靳服馬之當肖皮也中牟即河南中牟縣五氏晉地在中牟北晉以千乘救夷儀屯兵中牟而齊侯在五氏衛侯往助之道經中牟畏晉故卜龜焦兆不成為凶衛侯以前辱怨甚不復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褚師圃本衛臣先奔中牟有故主心以衛君在難勝齊師恃勝而驕將非卿書彌等皆賤晉從之果敗齊獲車五百乘齊猶以禚媚杏三邑謝衛意師雖後敗猶賞夷儀之功先及彌彌以讓書而詳書之狀與冠服以為信故賞書書又言彼若賓旅之讓我而先登彼之功也故仍賞彌晳面白幘

以巾髮不冠而幘絰製狐皮之衣又嘉無存戰死以貫搆其尸五家免免五家供役也既得而盡其寵禮哀恤之意三襚三加襚衣犀軒卿車直蓋高蓋坐膝坐引者挽喪人以停喪車而君方盡哀復親推其輪三轉故皆不敢立傳見齊師和而景公銳於圖伯○時晉固微矣而齊祚亦將移於田氏景國嗣不定而復亟焉以圖伯何其耄哉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至此魯亦叛晉夾谷山東淄水縣有夾谷山餘見孔子仕魯○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

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弃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邯鄲晉邑午邑大夫寒氏即五氏前衛人助齊伐五氏宵熸午衆宵時靡散也步左右步行於門之左右示無恐如植立如木之植以示整午以殺人雪恥為勇佗以使衛不敢出敵為无勇叛故見前不鈞言必見殺不得與人均詩鄘風遄速也○佗何辱衛侯奉趙鞅意今罪二人而不及鞅時晉權已在私門不可

以政刑論矣

十一年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十二年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

彄孟縶子郊曹邑滑羅衛大夫殿宜在軍後師未出曹境不退在行列故其御以為無勇羅言每振勇以虐鄰不如無勇者安靖之素平素也蓋知曹之必不能追而惡衛之黷兵為國害耳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

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内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郹氏山東鉅野縣西南舊有郹亭二君以師伐晉已次郹氏以為之援景公意盛唯其臣邴意茲見與之合故獨寵異之而斂諸大夫車以示罰又與衛侯共乘宴飲先駕乘廣載甲於其上謬使人告曰晉師至而謂衛侯曰比及君駕之至恐緩請以已車攝焉乃被甲共衛侯乘驅之使赴敵以無敵而止見齊侯銳而輕

十五年夏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老丘宋地今河南陳留縣有老丘城宋公子地奔鄭鄭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宋桓魋之亂蘧挐宋地二國謀救而不果

哀公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鄭自定七年叛晉與衛齊盟于曲濮

無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

九年春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

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滕即罕達諡武子字子姚其嬖名許瑕雍丘宋邑今為河南杞縣滕欲取之以與瑕其師反被宋圍宋作壘塹成觚徙舍合其圍鄭師知不得出故哭滕往救又敗故宋遂取其師命生其能者將用之郟張鄭羅其能者

夏宋公伐鄭秋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

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宋伐鄭報雍丘也鞅將救之而畏宋故卜遇水適火水火之兆以占之三史龜言火陽得水則沈是陽沈於陰兵陰類也故可以興師姜火師之後火弱故伐姜則利子商姓屬水故伐商不利姜齊姓宋商後墨言鞅姓盈水盈則行故盈為水名宋姓子又得北方水位二水俱盛故不可干炎帝即神農有火瑞故為火師而火名姜神農之後水適火故勝之可伐姜趙言既盈而得水位故如川之流其流波盛故不可游鄭以嬖寵伐人為有罪救鄭則伐宋故不吉易乾下坤上泰乾下坎上需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五為天子故曰帝乙陰而得中有似王者

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微子為帝乙之長子今卜得帝乙卦故以為宋吉宋鄭為昏姻甥舅之國亦不須為鄭伐宋吉在宋則伐之為不吉四占皆不可故止

十年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鞅謂往歲卜伐宋不吉利以伐姜故今興兵再令瀆也襲重也犁轅高唐賴皆齊地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十五年晉伐鄭無傳○晉自文公始伯雄長諸侯者十餘世歷百二十

餘年大為王室中國所賴其衰也猶能戍于朝定敬王城成周以延文武之祚誠無負乎成王封建母弟之意矣及其君偷淫其臣專橫而競冒於貨賄不䘏國勢之日微以至内攜外叛不復振焉而天下兵爭如蝟毛戰國之形兆矣荀寅范鞅諸臣侵欲之罪可勝誅哉後之有天下國家者不務崇獎廉節之臣而痛嚴貪墨之誅其殆惡治安而自趣之於亂亡也歟若宋衞魯鄭皆固事晉無貳而必迫之使叛自古貪人之敗人國事也類如此詳讀臧哀伯郜鼎之諫有味乎有味乎

春秋左傳屬事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左傳屬事卷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芬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　瑠

謄録貢生臣湯安泰

春秋左傳屬事卷七

明 傅遜 撰

魯

隱公攝國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元妃始嫡夫人子宋姓不稱薨不成喪也無謚先夫死不得從謚諸侯始娶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次妃攝治內事不得稱夫人謂

之繼室聲謚也蓋孟子之姪娣也娣人謂嫁曰歸宋以仲子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命故嫁之於魯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為桓尚少故立為太子帥國人奉之

隱公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周正月夏之十一月也公假攝君政不修即位之禮故史不書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為蔑之盟邾曹姓附庸國儀父其君之字克名也後服事齊桓以獎王室王命為邾子至魯繆公改為鄒時王未賜命故不爵能自通於大國故貴以字魯都曲阜今山東兖州府其地邾今為鄒鄒平縣比壤故求好蔑魯地今泗水縣境一名姑蔑舊有姑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

惠公仲子之賵餘見王朝交魯○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黃今在河南杞縣有外黃城宿小國山東東平州境○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衞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公以桓為太子故讓不為喪主衞侯會葬非禮○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衞南鄙請師于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豫魯大夫私私請師翼邾地南門南城門○

十二月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衆父公子益師字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公於禮有闕故不書日以示慢○國累有大事而非公命或不與皆公之不立也

三年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于同盟之國一也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二也卒哭而祔于祖姑三也若此則書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此備禮之文也其或不赴不祔則為不成喪故死不稱夫人薨葬不言葬我小君某氏反哭則書葬不反哭則不書葬今聲子三禮皆闕不書姓辟正夫人也隱見

為君故特書于經稱曰君氏以別凡妾媵

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衛亂簡禮清今為山東東阿縣舊有清亭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羽父翬字其無君已兆於此餘詳見衛州吁之亂與宋襄公之弒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

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隷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

馬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魚漁通魚獵事相近僖伯公子彄諡言人君宜親獵不宜親魚蓋君以匡民而軌物匡之之具尤必以身為之率故舉動不可以輕其舉也以旌旗矛戟之物於祀戎大事而講之以准度軌法度量因取鳥獸皮革齒牙等材以章明物色釆飾則軌物以彰而國家斯治不然是謂亂政而敗亡由之故既於四時之隙以蒐苗獮狩而復有治兵振旅飲至之禮取其材以為祭祀軍國之需皆先王所制以防亂也故必是慎蒐索也擇取禽獸之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順秋氣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三年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畢則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其獲也君大夫士車服旌旗各有文章故曰昭田獵之制貴者先殺賤者以次居後故曰明列上下之等明坐作進

退故曰辨出則少者在前趨敵之義還則少者在後殿師之義故曰順威可畏儀可象故曰習登俎以供祭祀登器以為采飾不射不親射實菱芡魚鱉之類資資以為用皁隸言微賤官司言職守公重違正議遜詞以略地為名如棠設捕魚之備觀之棠今山東魚臺縣有觀魚臺〇竊謂隱固不君矣然周頌云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禮經月令云天子乘舟薦鮪于寢廟則魚亦登於俎而君亦親之者豈僖伯志在匡諫姑舉其大而舍其細耶

〇九月考仲子之宫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禮諸侯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祭享無所隱以桓故別立廟而祀之既成安其主而祭

之曰考萬舞也羽數執羽人數舞有二武則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則左執籥右執翟翟即羽也以仲子婦人無武事故獨奏文樂而用羽衆仲魯大夫用八八八六十四人六六六八四十八人四四八三十二人二二八十六人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氣播八方之風手舞足蹈節其制而敘其情唯樂原於八故自天子至士雖有等殺而皆以八魯止文王周公廟得用八後他公遂因而僭用之今隱公特立婦人廟因問仲而用六佾佾舞列也○八音金鐘石磬絲琴瑟竹簫管土塤木柷敔匏笙革鼓也八方之風謂東方谷風東南清明風南方凱風西南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東北融風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

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古者鄰國有急以策書告命公知邾鄭兵深入宋郛以為憂而使者尚有鄰敵疑忌之心隱實以對故公怒以其所對與求救之旨殊別而止○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有憾恨諫觀魚不從一等加常禮一等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渝變也公之為公子與鄭戰于狐壤為所執逃歸怨

鄭故厚宋今鄭窺知公怒宋故因來求成以變宋之成〇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春秋前魯與齊不平故云始艾在今山東沂州西有艾山

七年夏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〇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公距宋更與鄭平欲以鄭為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悅宋

八年春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成王營王城有志遷都故賜周公近許之田以為朝宿地後世因立周公別廟焉又王時巡狩至泰山鄭桓公以宣王母弟故賜其旁祊

邑令助祭泰山為湯沐邑時鄭以天子不能復廵狩魯亦不復朝周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恐魯以周公别廟為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為魯祀周公遜辭以有求也宛鄭大夫祊属山東費縣境〇夏四月齊人卒平宋衛于鄭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圖相圖也鳩安集也〇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于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無駭卒應賜謚又先未有

族故羣為請之公以謚不必問惟問所以為族者衆云天子位尊立有德以為諸侯因其所生之地以賜之姓祿之土田而因命之以為氏諸侯位卑不得賜姓唯以其臣之字為之氏遂以為族如有能世其官者即以其官為族或食於其邑者以邑為族故公取無駭之字展以為其子孫之氏氏族一也謚氏音之訛賜姓賜氏若舜由嬀汭故嬀姓封陳而氏曰陳者是其類也官族若司馬司空之類邑若韓趙范魏之類魯後有展禽展喜無駭之後也若魯三桓鄭七穆等皆以公子為宗其孫以王父字為氏亦皆以字而與無駭不同

九年夏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不王不供王職也公前雖

不救宋猶未忘宋好前爲伐邾以說宋宋尚怨公不告鄭伐故公絶其使鄭乘是隙以王命來告公遂與齊謀伐之防魯地曲阜縣境有防山○公先與邾盟繼與宋盟既以宋故伐邾又以鄭故伐宋誠二三其德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爲師期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中丘在今沂州境鄧亦魯地師期出師之期先會非公本期也餘見桓王伐鄭○翬於伐鄭伐宋無君之心炳如矣而公略不忌焉何其惜哉

十一年冬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

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

公本意立桓暈乃欲殺桓為已功既知公意復譖公欲害桓而弑之莬裘魯邑在今山東泗水縣境舊有莬裘聚不欲復居魯朝故别營外邑内諱獲故言止狐壤鄭地尹氏鄭大夫鍾巫尹氏所祭之主禱之求歸既歸立其主祭之此將祭而齊遇弑寪氏魯大夫暈以弑君之罪加寪氏而免已討桓弑隱墓立故喪禮不成

桓公元年春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

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冬鄭伯拜盟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垂越衛地結祊成結成易二田之事也

十七年春及邾儀父盟于趡尋蔑之盟也秋伐邾宋志也趡魯地桓既篡隱位事皆踵其跡而終之以取媚于鄰國○隱公追成父志以國讓弟而自居於攝雖未協之至正猶謫乎古之遺厚焉特以威信不立而馭臣交鄰俱失其道至羽父邪謀又不能亟斷而立誅乃遭凶殞其禍豈在讓乎而後之議者乃謂讓國以生亂何不達也且七代之君其蓄猜窮忍戕害本支極矣而

覆亡更速馬何哉

文姜之亂附莊公忘讐

桓公三年春會于嬴成昏于齊也嬴齊邑今山東泰安州境公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秋公子翬如齊逆女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古者婚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必稱先君以為

禮辭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故以致夫人釋之○翬固弑逆之賊豈以逆昏而遂以公子貴之乎

六年秋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

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禮世子生以太牢之禮接見之三日卜其士之吉者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卜士之妻為乳母三月君夫人沐浴于外寢立于阼階西向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名乃降皆以重適也太牢牛羊豕禮言世婦兩媵也此宗婦同宗之婦申繻魯大夫以生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若孔子象尼丘名丘取物若伯魚生人有饋鯉因名鯉取父若子同生與父同者其諸國國號及夫官職至於山川與隱痛疾病六畜犧牲器用玉帛皆不以名蓋諱禮始於周人死曰終名終曰諱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名故當

預有所避廢名以國不可廢故也廢職若晉僖公名司徒故廢之改為中軍宋武公名司空廢之而為司城廢主謂易其名具敖二山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山廢祀謂名豬則廢豬名羊則廢羊廢禮以諱其名而不用其器帛不得成禮也隱疾避不祥也物類也同同日也

十七年春盟于黄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黄齊地盟與齊盟奚魯地一晝一之故界不虞忽至之敵兵事兵事也方盟而即侵齊襄之無良也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

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讁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時姜氏父母已卒義無歸寧乃欲如齊公不能制與之偕行故申繻諫云男女各安其室家無相瀆亂禮也無禮必敗公果有淫弑之慘濼水在山東歷城縣西源自温泉而北達於河除除恥辱之惡也○於此而猶受其享與其臣同乘桓之魄奪矣豈以弑凡惡大故假手於淫兇乎

莊公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絶不為親禮也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為外禮也文姜與桓俱行而桓為齊所殺故不敢還莊公父弑母出故不忍行即位之禮魯臣子於姜女為不共天之仇然以母故則宜絶之禮天子嫁女諸侯使同姓國主之此魯主昏與齊因喪故于外○忘仇而為之主昏喪心甚矣而傳謂之禮不大謬乎

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禚齊地一云濟南府未詳

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溺魯大夫疾其會仇讐伐同姓也

六年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公親與齊共伐衛事畢而還文姜淫

于齊侯故求其所獲珍寶使以歸魯欲說魯以謝慙

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

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慶父以齊不與共功故欲伐之公引德以自止書稱皐陶能勉種其德為人所降

○莊公既從毋亂又忘父深仇與之會盟伐國而復受其侮無人心矣而乃假虛言以自文君子何善之有

魯與邾莒之怨

閔公二年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　奔莒　以賂求共仲於莒莒人歸之共仲公子慶父也齮卜大夫名賊弑也武闈宮中小門詳見三桓弱公室

僖公元年秋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邾地戍之欲以侵魯既不克歸公邀而敗之○其事始末不見經傳蓋有闕文杜註聽說孔疏亦言其無據故不取○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莒以歸慶父為己功故求賂友敗而獲之酈魯地詳見三桓弱公室

二十一年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皡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皡濟而修祀紓禍也任今為山東鉅野縣宿已前見顓臾今山東費縣有顓臾城須句今為山東東平州太皡伏羲也四國皆其後故主其祀司主也近濟水因并祀之以與諸夏同服王事成風須句女也保安也蠻夷謂邾迫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猾亂也紓解也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得恤小寡之禮秋邾

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懸諸魚門詩小雅言常懷戒懼又詩周頌顯明也思助辭言有國宜敬戒天明臨下奉承其命甚難升陘魯地冑兜鍪魚門邾城門縣之以辱公

三十三年夏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文公七年春公伐邾閒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時晉襄公卒故為難閒猶乘也邾文公子叛在魯公使守須句絕太皥之祀以與鄰國叛臣非禮

十三年夏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

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繹邾邑今山東鄒縣繹山其地命已定于天不遷繹亦卒邾子以利民為急而不以死生二其心所謂知命也

十四年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秋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定公名貜且

成公十八年八月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襄公元年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禮以安國家利社稷為本

四年夏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

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穆叔叔孫豹謚金奏擊鍾而奏也肆夏之三肆夏樊遏渠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皆周頌工樂人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緜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華獻子名起行人通使之官肆夏文王為樂之大而鹿鳴為小故以疑穆子之拜元侯牧伯肆夏之三皆昭周之令德受景福於天故以享元

侯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受命作周故諸侯會同以相樂鹿鳴取其我有嘉賓以擬叔孫奉命而來叔孫歸德于君故云嘉寡君四牡騑騑勤行不止晉以叔孫來聘故以此勞之皇華君遣使臣之詩言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於忠信以補己之不及忠信為周其言曰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周爰諮度周爰諮詢言必忠信之人諮此四事咨咨于善也親戚故云詢禮儀故云度政事故云諏患難故云謀此見叔孫善于使而魯與晉通好蓋難起於鄫也

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于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于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鄫今為山東嶧縣

政受貢賦多少之數以魯不能供其政而鄫小國也故請欲以鄫屬如須句顓臾之比以自助仇讐齊楚也官命徵發之命司馬掌諸侯之賦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臧紇字武仲狐駘邾地髽麻髮合結也時戰亡遭喪者多不能備凶服髽而已狐裘紇時所服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孫短故曰朱儒

五年夏穆叔覿鄫太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太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九月丙午盟于戚穆叔

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屬鄫本以假助而邾莒方共虐鄫魯數救之反為國病且恐致罪故豹辭歸于晉

六年秋莒人滅鄫鄫恃賂也冬穆叔如邾聘且修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鄫有貢賦之賂于魯恃之慢莒故為莒所滅武子代父為卿見伯國且謝亡鄫聽命受罪

八年五月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莒滅鄫魯侵其西界故于此正其封疆

十年秋莒人閒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事討鄭之事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為公盤台魯邑今山東費縣舊有台亭乘勝故云遂鄆莒邑今鄆城縣

十五年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　會于溴梁　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溴梁事詳見晉平楚康爭伯犂比莒子號邾莒在齊楚往來道中故并以此為責

十七年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是秋齊伐魯未得志故邾助之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還自伐齊沂水源出今山東尼山之麓西流入泗水泗源自陪尾山四泉並發循泗水縣北合為一晉正邾魯之界以邾田在漷水之北者與魯漷水在南直隸沛縣東北出山東滕縣界入潮陽泗水

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因盟以和解之故二國復自共盟以結好○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邾庶其以漆閭

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于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

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庶其邾大夫漆閭丘邾二邑皆在今山東嶧陽縣境舊有漆鄉顯閭鄉詁治也武仲深病季孫之過厚庶其及其僕從為賞盜故極云盜不可治洒濯精白無私慾也壹誠也

明徵其軌法以信而明白可徵也夏書禹謨謂行此事當念使可施于此釋除也謂欲有所除治于人亦當顧已得無有之名此事言此事亦皆當令可施于此允信也信出于此則善亦在此此帝舜所以念其功者謂皆由已誠壹而後功可念非徒責之人也

武仲之論詰盜聖人之徒不是過矣

二十八年夏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三十一年冬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犂比名密州字買朱鉏展輿以既立而廢乘國人之怨弑

之而自立去疾其兄齊之甥也罪在罪在鉏也　據傳則展輿實弑其父而言罪在于鉏則弑父乃謂無罪乎詩義甚矣

昭公元年春會于虢晉楚成而為會詳見晉楚為成　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

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　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于其社稷可無亢也　固請諸楚乃免叔孫季孫前入鄆此復取尋盟尋弭兵之盟瀆慢也其使叔孫豹時在會故請戮之桓子樂王鮒謚

難指求貨故以帶為辭其踁叔孫家臣藩猶護也豹喻己為國衛如牆為人蔽隙壞猶咎在牆又惡之罪益甚矣出出使處處守褊小也言帶狹小故裂裳偽若不解且杜其意也趙孟謚文子忠謂魯受師信謂叔出季處貞謂不以貨免敬命不敢辟戮亢禦也詳見晉楚為成

夏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豹恨季孫故久不出夭阜二氏家臣夭言忍外是欲受楚戮不忍內謂日中不出阜言譬如商賈求贏利

者不得惡讙謼之聲意以季孫貪於取邑宜受慢也楹柱也叔孫喻魯有季孫猶屋有柱雖惡之而不能去也

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弃人也夫人可弃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

疆鄆田以前所取者正其界務婁瞀胡滅明皆展輿黨大厖常儀靡莒二邑弃人謂奪羣公子秩詩大雅言無與競者惟得人也○舍其弑父之罪而咎弃人何失類也

四年秋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

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著丘去疾也

五年春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如晉即位往見餘見三桓弱公室牟夷莒大夫牟婁今為山東安丘縣有牟山防茲今山東德平縣境舊有防亭皆莒邑尊重也重地故書以名其人終為不義閒暇也來討討受

年婁也蚡泉莒地

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于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受莒叛晉不討故拜謝加籩籩豆多于常數周禮大夫三獻獻視饔餼之數若加籩則三獻不稱故以此辭驩加禮致驩心好貨宴好之貨

補　聘禮卿五獻此自畀從大夫禮

十年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平子季孫意如謚武子之子郠莒邑用人以人祭亳社殷社在齊因前奔也詩小雅佻偷也言明德君子必愛民壹同也同人於畜牲也

十一年夏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祲祥地舊闕餘見列卿世嗣之變

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

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

十三年夏為取鄅故晉將以諸侯來討 七月遂合諸

侯于平丘 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

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 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

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

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平丘衛地不共不供職故侵陵之故餘詳見晉

失諸侯蒙覆冒也司鐸射魯大夫飲冰以壺藏于冰猶飲羽之飲因值暑季孫蒙幕欲壺漿之寒解鬱熱也蒲

伏作
匍匐冬公如晉　士景伯辭公于河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　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于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于晉君自歸于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于今雖獲歸骨于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

于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私私與言也詳見晉失諸侯晉歸季孫惠伯欲諸侯會盟時以禮見遣暴魯無罪而晉信讒執之故宣子以為患乃使叔魚以詐恐季孫季孫本無志節遂逃歸老尊卿稱死命死晉命也鮒叔魚名鮒以叔虎黨欒氏奔魯見卿族廢興西使近河遠無歸期故懼泣以信具言待禮待見遣之禮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謂舍族也

二十一年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

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叔孫名婼謚昭子以三命為國政平子憎其在己上欲使惡于晉故以七牢禮士鞅稱此禮鮑國之禮以激鞅怒遂十一牢按聘禮使卿主國待之饔餼五牢前加二而為七于七加四為十一益非禮也鞅于此已憾昭子歸費見陪臣文叛

二十三年春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

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

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
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
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于都叔孫旦
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于他邑范獻子求貨
于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
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
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
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

如始至翼離姑邾二邑公孫鉏徐鉏丘弱茅地邾四大夫師從離姑則道過魯之武城故鉏欲勿過武城依山南而去三子恐雨山道下濕不從鉏言遂為武城人邀取姑因此使晉被執與坐訟曲直欲以屈叔孫叔孫據王制以非又欲與邾以辱之去兵衆示欲以身死義不為辱彌年字伯時邾子在晉若亡國無所歸故云悔之何及因更分館二國以兩聽其辭皆執之者蓋以邾不假道亦曲也復審魯曲尤甚屬叔孫於吏減其侍從過邾使見之歸邾子都別邑即萁也旦立以待其期見敬命且不懾也晉復別其介因之獻子欲貨故以請冠為辭叔孫以二冠俱進則無冠故先取其法以製別冠而盡與之曰盡者絕其後請也使申豐欲以貨免乃留使不出不肯免于貨也狗初弗與示不相假歸殺與之示不愛所居雖甃必治臨行如始皆見嚴整無所苟也昭子風節高勁如此春秋中僅一見而已

冬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

而復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逆于箕將禮而歸之叔孫疑士伯復加屈辱將以死抗諫殺之既而以久執謝禮遣之故叔孫竟受其禮以歸叔孫雖賢而魯取郝師不為無罪故尊晉○郝莒之難一也叔孫父子守正不屈不惟國免于兵而且足以為國之重意如逃遁苟免大致辱國人材之係于國也諒

哉然豹遇趙孟則以賢聞而免戮婼遇韓范則危困而幾殆又可以見晉政之汚隆矣

三十一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

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黑肱邾大夫非卿故曰賤濫邾邑在今山東滕縣有濫城傳言人咸以有名為貴又有所謂有名不如無名者已猶無也回邪也見利不苟不回其心疚病也見義則為無疚于心守嗣守先人嗣言其尊豹殺衛侯凡將求勇名而書盜求名而不得也三叛人以邑竊食鄰國欲隱其名而賤必名之是蓋而彌章也二物二

事也齊豹書盜懲肆也三叛人名去貪也大人在位者章徹謂勇名顯著攻難專作禍難奔走趨赴也無名不書具名數列也無禮惡逆皆列之不遺記事之善者也微文微顯義顯婉辭婉辨旨别在上者能使此義昭明則可以為世勸懼故為貴

季康子搆怨邾齊 邾事附

定公二年冬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闇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夷射姑邾大夫與公飲而出以避酒闇守門者從之乞肉射姑既不與復奪其杖以敲其頭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

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門臺門上有臺公在上下視庭閽以去年杖敲之恨故以缾水灌庭令邾子見怒而問荅以為射姑旋溺所污故以水淨遂命執射姑不得愈怒甚至墮鑪中以死及葬先以車殉別為便房恐污藏中也卞躁急也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

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隱公益也玉朝者之贄不度不合禮度嘉事謂朝禮不體不得其體之正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以微知著知之難者子貢言語之士此言而中仲尼懼其易言故抑之

哀公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絞邾邑漷沂漷水以東沂水以西

七年夏公會吳于鄫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

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

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吳伯中國故會鄫餘見句踐滅吳季子將伐邾而謀

于衆以示同實不用其議景伯以不信于吳不仁于邾必危國孟孫以其言為賢欲使諸大夫從之皆對以夏時諸侯以萬計惟大小相攻伐故胥以亡今背盟伐邾既不恤小又不事大不相趨於亡乎何不言但言而不聽耳凡以兵加人德足以勝之而后可今德不過邾伐之豈可即蓋諸大夫皆以伐邾有吳患不能回季孫之意故不樂塗山在今鳳陽府懷遠縣執玉大國執帛小國范門邾郭門擊鍾不禦寇也茅成子名夷鴻邾大夫茅其食邑今為山東嶧陽縣舊有茅鄉亭請告求救也邾子以魯近吳遠雖救不及且國內自足以拒魯成子以茅叛知亡國欲以自守也魯師遂入處其公宮晝夜掠以其君歸獻亳社見其亡國與殷同負瑕魯邑嶧陽縣舊有瑕丘城繹邾所都昔魯得邾之繹民在負瑕故囚此辱之康子殘暴已甚十端為束韋熟皮也四數曰乘僻陋也鄪衍即鄪也求成不違言魯成其所求無違逆也貳副也私屬也

八年春吳為邾故將伐魯問于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于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

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

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内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吴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吴子聞之一夕三遷吴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國也吴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乃請釋子服何于吴吴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吴人盟而還

輙字子張不狃字子洩皆故魯人奔吴名大國名情實也違奔亡也未臣所適國若有伐本國者則還奔命死

其難所曾因托者則為之隱諱又不可以私怨惡廢弃鄉黨之好輙魯公族故謂宗國不狃言魯緩時雖無黨急則必有共其患救之者晉齊楚合魯而為四不可輕也又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田僑田吳界鄅人亦僑田于吳漚菅漬菅草于水滋濁也道鄉道也武城魯邑今山東費縣有武城亭王犯吳大夫先奔魯為之宰子羽武城人其父與犯善吳既克武城則其人以二子之故將固與吳吳得據之以為魯患非若客兵遠涉敵境者比故懼景伯言康子召兵何求何須訪求也東陽五梧蠶室皆魯地山東青州府北有東陽城公賓庚公甲叔子析朱鉏為三人同車戰言二人獲言二人者傳互言之同車能俱死是能使人致死必能守國庚宗魯地泗泗水微虎魯大夫于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于七百人中終得三百人卒終也有若與其內三選畏微虎也景伯欲吳退師以禮魯而與平引華元事為言季孫弗從遂負載書將欲出盟釋舍也魯人恐盟猶未已欲因留

景伯為質于吳既得吳許復求吳王子交質吳不肯遂已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六月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

悼公名陽生前以不得立奔魯陳僖子召而立之詳見田氏傾齊魴侯康子叔父鮑牧齊大夫以不歸季姬故

伐我取二邑復請師于吳吳前為邾討魯既盟而去邾子猶未歸今魯懼二國同心故歸邾子子餘宰嚭字栫擁也革邾太子賓滅會子明娶之子季姬歸而嬖故歸邑讙闡定陶縣境舊有讙亭有闡鄉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將進受命于君詳見句踐滅吳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前年吳與齊謀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吳恨之反與魯謀伐齊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師乃還鄎齊邑齊弒悼公以說於吳詳見田氏傾齊句踐滅吳

十一年春齊為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

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顔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宫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

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顔羽而賢于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

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齊與魯平故辭吳師而魯反與吳伐齊故齊報焉清齊地今山東肥城縣境舊有清亭一子季孫二子孟孫叔孫境齊魯之界封疆境內近郊之地求始欲公親於而二子以師從則兵勢壯可禦齊于境二子不可齊師深入則國危故必季氏專將凡國人皆從有决死之心而後齊可敵又言齊車雖衆不及魯都邑之家敵之猶有餘不須患寡二子以政不在身不能戰非其所恥季子身任魯政不戰而喪列是宜恥耳季感其言朝而使從與二子言黨氏朝中地叔孫始問之辭孟强問之言小人以諷其不能故叔孫以為鄙我蒐閱車乘為戰備孺子洩懿子之子武伯彘也顏羽邴洩孟氏臣弱少也用命致死也徒卒精兵以自衛也雩門南城門右師五日乃從不欲戰也務人昭公子公為保守事充繇役煩政重賦多勉死戰蓋傷國勢之微而以身矯之

也稷曲郊地名不信子言求號令未信也三刻與衆三刻約信如如遲言從之踰溝也冉有之師遂入齊師孟孺子之師已奔齊逐之二陳齊大夫之側孟氏族言馬不進不伐善也不狃魯士五人為伍敗而欲走不狃言我不如誰而乃走伍謂止而戰乎不狃言止戰恐足為賢皆無戰志師獲冉求師所獲不能師不能整師也見魯亦有勇士而齊師亦弱季孫不能使其衆以勝之求雖屢鼓其志不少競孟孺子既以右師奔復以己與御羽右洩自為優劣覩洩曰驅之師之奔皆洩罪矣言之尤非軍帥體汪錡童名乘同車時人疑童子當殤故夫子以社稷為重勿殤冉有用矛師皆奮而入敵故稱以義是時魯勢微甚幾不國矣故皆勵而振之　夏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　戰于艾陵　大敗齊師獲國書　艾陵齊地今山東沂州齊魯之境詳見句踐滅吳　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

大禍齊至無日矣

十五年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瓘陳恒之兄字子玉）（時陳氏簒齊之勢已成故公言之仲由得其情遂與平餘見陪臣交叛）

十七年十二月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

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齊侯簡公弟平公敖也蒙魯地今山東蒙陰縣齊稽首而公不荅故怒執牛耳謂尸盟者季羔高柴也鄫衍在七年發陽即鄖也在十二年見句踐滅吳彘武伯名以吳夷也圖伯要盟而妄執非可據衛與魯宋盟差次宜執魯茲與類故同之羔惟兩舉所見武伯自得之衛也

二十一年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臯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於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

王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顧齊地阜緩也高蹈猶遠行二國齊魯也言魯人皐緩久不覺悔謝懲使我遠行來為此會惟據周禮不肯屈致主客俱有兵革之憂息閭丘明後遽驛騎也僕人魯君之從者次舍也舟道齊地息以魯侯在齊齊侯不能即至欲為魯除館而魯辭之敢不敢也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革奔越時句踐已滅吳伯中國故也

二十四年夏四月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何

何亦無道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越欲使魯還邾田以駘上為封界三子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公與后庸盟病恥從蠻餞盟也因思子贛而言及之言若在必無此辱文子恨季孫不能用于平日臨難方思故言他日請念以過此復不念矣

春秋左傳屬事卷七